

第十三回 識病源山人施妙手 圖好事篋片獻陰謀

話說夫人聽得王太醫請到，吩咐快請，把煙一擲，起身入內。金子已將王太醫引進來。他是來慣的熟人，一路恭維姑娘長，姑娘短，說個不了。進房見過夫人，又見紫雲、彩雲周旋兩句，才診脈，望聞問切，頗為細至。夫人急急的問道：「還不不妨事麼？」王太醫躬身答道：「大人的貴恙甚重，至於不妨事的話，晚生卻不敢說，多請兩位高明，商量商量也好。」

夫人聽罷，心裡一酸，淚如雨下道：「適才著人去請尊駕，說是出門去了，請了一個張大夫來，吃他的藥，倒反不知人事起來，真被他誤盡了。小兒的身體嬌怯怯的，好象個女孩子，受得起他那狼虎藥嗎？請尊駕想個方子，治好了他，要多少謝禮，我都不敢吝惜。我這個孩子，金子也打不起來。」王太醫欠身道：「晚生無不盡心，看這劑藥下去若好些，那就無慮的了。」辭了出去，天已大明。

開方配進藥來，煎好灌下去，仍然無效。又叫人去請王太醫來看，太醫不去開方，總叫多請幾位斟酌要緊。夫人無法，請李榮書來商議。李公要進去看看，寶林引路，李公進房，暗想：「好華麗地方，我還是初到，這些孩子享福盡了。」到了牀前，紫雲掀開帳幔，李公看過，也沒有開口，就走出來，對夫人道：「我看外甥有幾分病，不是要事。西河沿有個太醫，名叫泰伯和，同我有交，是個院使，醫理很通，且是我輩的出身，請他來瞧瞧看，怎樣？」夫人道：「我此刻還有主見嗎？舅舅諒不得錯。」

李公吩咐跟班拿自己片子，又著松府家人，也取了寶珠的帖，一同去請。李公就在夫人房中等候。此時許文卿也知道，同了墨卿來候問，就在堂前坐下，兩個小公子陪著。外邊親友來候，以及僚屬請安，門上一概辭謝。少刻泰伯和已到，李公出去迎接進來，就陪他入房。細細診了脈出來，李公陪上東廳，分賓而坐。

茶罷，李公道：「舍外甥的病症，在吾兄看怎麼？」泰伯和道：「貴恙雖重，看來大事無妨。令外甥受了鬱悶，著了重涼，氣裏住食，胸次不通，加之吃了補劑，虛陽上升，所以不省人事，煩燥亂言。必得先要散了外感，消去痰滯，自然清減。」李公拱手道：「全仗高明。」伯和連稱不敢。開方送與李公看過，告辭而去。

李公著人配藥，趕忙煎好，還是寶林、紫雲灌下去。外邊李公同寶林等勸夫人用飯，夫人勉強吃了點子。李公不放心，同兒子也未回去。寶珠睡到將晚，覺得清醒了。夫人摸他頭上熱，也退了許多，說話也就明白，總覺心裡不寬，悶得難受。此刻大家放心。李公到晚飯時，催著人煎了二和藥，還叫用藥渣揉揉胸口，李公就同墨卿回去。

且說紫雲將藥渣用新布包好，微微掀開錦被，慢慢揉了一回，寶珠道：「別揉罷，肚子疼呢。」紫雲道：「那個怎樣？趁人不在這裡，替你收拾下子。」寶珠道：「也好，我倒知道了。」紫雲看了一看，半點全無，駭然道：「怎麼倒乾淨？」寶珠道：「去掉他罷。」

紫雲正收拾清楚，夫人、寶林已走進房，夫人坐上牀沿道：「好孩子，你此時可大好了。」說著又笑起來。寶珠道：「娘同姐姐操心了。」夫人道：「好了是大家的福。」寶林道：「你如今身子爽快些麼？」寶珠道：「就是心悶得慌，還有些喘，肚子又痛了。」寶林勸夫人歇息，夫人不肯，著金子將煙具移在外間炕上，寶林也吸了兩口提提神。夫人要取被褥，就在炕上住宿，寶林苦勸道：「娘不要著了涼，如一定不放心，我今夜進來歇罷。」夫人才肯回房。

紫雲早將自己鋪蓋移在綠雲牀上，又取了兩牀錦繡被褥疊好，請大小姐安歇。寶林吩咐彩雲、綠雲守上半夜，紫雲、彩霞守下半夜，自己也起來照應幾次。夫人不住的進來探看。次日又請泰伯和來看，服了藥，外感痰滯雖清，腹脹胸悶，總不得好，人都不知他經水不調，何能見功？延了幾日，夫人又慌起來，仍請李公商議。

李公想了半日，道：「這姓泰的醫道也算好的了，其餘更不足信。不然，請了張山人來瞧瞧，他是九流三教，醫卜星相，無不精通，年紀也高，或者有些見識。」夫人無可無不就，就催李公去請。李公著跟班同松府家人拿帖去了。候至將晚，張山人才到，李公接上廳，略坐片刻，即邀請入內。

張山人慢慢走著，細細賞鑒，好個香閣繡閣，不是這個金屋，也不能貯這個出色美人。小姐見他年老，又是幾代通家，又不迴避。大家見禮，夫人道：「倒勞老先生的駕，改日著小兒登門叩謝。」張山人道：「豈敢豈敢。」又看看寶林，也是個夫人品格，但覺得威嚴太重，蛾眉微豎，眉欲語而含情，鳳眼斜睨，眼乍離而仍合，姿容絕世，華光射人，一段風流俊俏，從骨髓裡露將出來。張山人暗想光景，雖與他妹子不同，標緻卻與他妹子一樣。

轉眼看見幾個侍兒，站立一邊，個個矜貴不凡，美麗異常，心裡暗暗稱奇。到牀前坐下，寶珠謝了幾句，看了脈，又著人將日前所吃的幾個藥方取來一看，心中猜著八分，但不好出口，笑道：「小便秘不通？」紫雲低頭答道：「不見得。」張山人已了然明白，起身告辭，同李公出去開方，專用調經的藥，如阿膠、牡蠣、川芎、當歸、更有桔紅、木香，化痰降氣，開了出來，又用藕節做引子。倒坐了好一會，同兩個小公子談談。暗想兩個孩子還好，都是極品相貌，小的是個科甲，臉上氣色，今秋有望，大的要由異路出身，方能顯達。問了一回學業，贊了幾句，也就別去。

李公送進方子，對夫人道：「這方子不對症，好象給女人吃的。」寶林過來一看，心裡倒吃一驚，也不好措辭，只得笑道：「老人家是有見識的，別有用意，好在都是吃不壞的藥。」又吩咐人煎起來。寶珠吃下，到半夜裡，下路就通了，淋淋漓漓，行得頗暢，腹痛也止，胸口已寬，就嚷餓要吃。夫人以下，個個歡喜。

次日又請張山人加減。但凡看病，就如鑰匙開鎖一般，投了門，一兩劑就可奏功。寶珠吃了張山人三劑藥，病已全好。夫人仍不放心，又請張山人來替他調理，養歇半個多月，夫人才許出房。又擇了一個吉日，清早公服出來，先在家神祖先堂上進香，來謝了母親、姐姐。兩個小公子，見哥子道喜。

寶珠出門到李府，談了半日，李府留飯。飯後又到張山人以及許府各親友、同年處走了一遍，回來也不早了，下大帳房坐了一坐，就有許多門客同管事人等進來，趨躄陪待。寶珠略為照應，起身入內。從此仍然進衙門理事不題。

再說劉三公子受了寶珠那番捉弄，也該死心塌地。無如好色人之本性，況寶珠這副勾人魂、攝人魄的絕代花容，任你鐵石人見了他，也要惹情牽，豈有惜玉憐香如劉三公子，倒反輕輕放他得過？劉三公子吃了苦，不怪寶珠毒，反怪自己。此時相見，

了個美人回來，將功折罪，劉公子也不惱了。如今坐在書房，空想無聊，著人叫他進來，要他想想法。

柏忠思索一會，附劉公子耳邊說了幾句道：「門下此計最善，不怕他飛上天去，還可驗出他真假來。」劉公子道：「這個美人計雖好，但我同他又沒有仇恨，不過想頑他，並不想害他，要這毒計幹什麼？你想個法子，只要弄他上手就是了。」

柏忠抓耳搔腮的想了半會，驀然笑道：「有計了。」劉公子欣然道：「怎麼說？」柏忠道：「門下這個計成了，求公子多多賞些喜錢呢。」劉三公子道：「那自然。」柏忠道：「我聽他哥子講，小松兒病了半個月呢。」劉公子喝道：「小松兒是你叫的？我不依！」柏忠忙陪笑道：「少奶奶好不好？不然就叫姨奶奶。」

劉三公子大笑，樂不可支。柏忠道：「公子就說知他有病，沒有盡情，著人請他吃酒。」劉三公子道：「不行，他斷不敢來。」柏忠道：「門下原知道他他不來，公子就著人挑了酒席，到他家移樽就教，他難道還好回嗎？而且在他家裡，他必不疑心。公子到半酣時候，著家人送上酒去，用兩把鴛鴦壺，認了暗號，一壺好酒，一壺酒母，只要他醉倒了，此時天暖，衣衫單薄，好驗的很呢。公子又是捏過他腳的，知道是一雙蓮瓣，就上去拉掉他的靴子，露出真臟來。」一面做手勢道：「公子就不走了，拍起令牌來，問他官了？私休？他是三品大員，女扮男妝，是個欺君大罪，不怕他不服服貼貼，讓你老人家受用。成功之後，門下喜酒是萬不可少的。」

劉三公子聽得眉歡眼笑，樂得受不得，只叫快活，大笑道：「你竟是我個孝順兒子，我就依卿所奏，照樣而行。」隨即吩咐家人，用帖去請，果然不來。次日，劉三公子叫廚房內備辦上等酒肴，又同柏忠將酒壺認定，用一對鴛鴦自斟壺，大紅頂子是酒，粉紅頂子是酒母，安排停當，心想此事晚間才好行呢。到了申刻，自己坐了車，著人挑了酒席，到松府來。家人傳進帖去，少刻門上出來擋駕說：「少爺進衙門去了。」

劉三公子也不理會，就下了車，向內直走，門上不敢阻擋，只得跟在後面。劉三公子一路說道：「我昨日潔誠請你們大人，不賞我臉，我也不敢勞駕，今日潔治一樽，前來就教，諒你大人也不好外我。就是不在家，我也沒有事，坐一會兒等等，就等到二更三更，我也要盡情的。」

說著，走上廳來坐下。家人沒法，只得送茶上來，又將劉府跟班廚役，邀進門房坐。寶珠原是在家，不過怕那劉三公子，不肯相見，今見門上又來回了這番話，心裡又驚又氣，半晌不言。夫人說道：「他既來了，也難回他，你就出去見見，妨事的嗎？」寶珠點點頭，進房同紫雲商議幾句，道：「他既來送死，就怪不得我了。」紫雲道：「凡事不可任性，都要小心，見機而作。」寶珠答應，挨到上燈後的時候才出來相會。不知寶珠可曾中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